

赵元任的少年情怀与大师风范

► 刘子晗

他爱自拍，镜头下是他与时代共同经历的岁月。他爱方言，语言里他带学生走遍全国各地风貌。他是名副其实的“斜杠青年”和“好玩儿大师”。

他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，被誉为“中国语言学之父”，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。他是“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之一”，探索和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“中国音乐”。他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，为推动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作出贡献……

他，就是赵元任，既有活泼少年情怀，也有沉甸甸大师风范。

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中央，他的钢琴沐浴于阳光间，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的旋律在心间久久回荡，难忘的是悠扬乐章，忆起的是活泼大师印象。

今年是赵元任诞辰130周年，让我们再次回望他与科学、语言和艺术共度的一生，感受那份炽热鲜明的人生情怀。

“为好玩儿而学”

1892年，赵元任出生在天津，自幼聪慧过人。由于随家人在保定、冀州、常州、苏州等地迁居生活的特殊经历，他从小就能模仿各地的口音，并对周围的一切保持好奇与热情。

1902年，清政府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3年后科举制度废除，他开始走出私塾，接受新式学校教育，培养广泛兴趣。

海外留学，他成为一位“好(四声)玩儿”的学生，他很快就做了两件事情：第一是马上分期付款买了一架钢琴，第二就是很快和同学合购了照相用品。

在那个时代，他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前卫的爱

好——自拍。他外出总是带着相机和三脚架，便于随时自拍。古灵精怪的表情、生动活泼的配文、前卫新鲜的构图与道具，就像独特的“朋友圈”，直照出了一位活泼泼的开眼看世界的少年。

镜头里有热情，有鲜明的个性，也有异国风光，多彩知识，进步活动……时代的印记落于胶卷，留下痕迹。

除了广泛的课余爱好，兴趣驱动下，他在学业上立志博学。本科除数学专业外，他还选修许多物理学课程，学习兴趣扩及语言、哲学和音乐。博士除主修哲学，辅修心理学、哲学史课程外，还选修了语言学、和声学、对位学等课程。就像他在留学时为自己定下的目标那样：“知识求博，不要窄。”

回到清华任教，他因为扎实的语言学根基，成为了令学生望尘莫及的“好(三声)玩儿”老师。

为了增进师生感情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六都会组织师生同乐会。会上有人讲故事、有人说笑话、有人背书、有人唱戏……

有一次，活泼的赵元任把每人的茶杯收在一起，敲打调音后，竟然用茶杯敲出一首乐曲。还有一次，他给大家表演“全国旅行”。从北京出发，经西安、兰州、成都、重庆、昆明、广州，再回到上海，每一处的方言都学得惟妙惟肖，令人捧腹。

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说：“‘好玩儿’是表达一种自由创造的心灵状态，包括对世间事物抱有无穷热爱和兴趣。”赵元任为了“好玩儿”的学习与研究，任天性自由发挥，让灵感尽情舒展。

“言有易，言无难”

“为好玩儿而学”的他，对待学术有着大师的严谨与坚持，择一事，终一生。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，他辛勤耕耘七十多年，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

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1925年，清华学校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，也积极筹办研究院国学门，聘请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陈寅恪等人为教授（通称“导师”）。同年6月，赵元任回国，中国语言学及语音学成为他学术上的主攻方向。

在国学研究院期间，赵元任开设多门与语言学韵相关课程，指导学员专题研究范围有“中国音韵学”“中国乐谱乐调”“中国现代方言”等。此外，他还兼任哲学系讲师讲授逻辑学课程。

1927年9月，赵元任开始了一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——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。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，赵元任和助手赴江浙一带考察吴语，经两个多月的调查，带回大量一手材料，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，访问了200多人，记录了63名发音人的话，编写出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专著。

后来，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兼语言组组长。这期间，他亲自主持许多规模较大的汉语方言调查，1934年史语所迁至南京，他亲自规划并监督建造语音实验室工程，精心挑选和购买隔音材料、仪器设备，并负责安装、调试和修理。语音实验室建成后，赵元任和语言组同仁利用它完成多项语言研究工作，灌制了成千张方言调查铝片音档。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他对学术的执着与严谨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的学生。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学生时期的一次论文中，赵元任留下这样一句批语——“言有易，言无难”。

在他看来，西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，绝对不可以只根据看过的一些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。

一句简短的批语，七十年不辍的耕耘。我们看到的是他敬畏语言、严谨学术、诲人不倦的身影。

“激扬求是之心，引发致用之理”

正如季羨林在《赵元任全集》序言中提到的那



赵元任在住所内留影（1911年夏）

样，20世纪是西方文化和科学分析方法垄断全世界的时代，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。

赵元任涉猎广泛，喜爱自然科学，成为传播这种科学思想的主力军。他借助翻译文章、撰写论文和调研实践，为学术同行提供着思想武器。

抱着“科学救国”的思想，1914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发起创办了《科学》月刊，赵元任、胡达（胡明复）、周仁、任鸿隽等人是其中的主力。

知识面广博的赵元任撰写了关于天文学、心理学和物理的多篇文章，还发表了第一首音乐创作。为传播科学思想和经营杂志，赵元任还把奖学金贡献出来。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吃得不好，患上了营养不良。

同年8月，他们又创办了中国科学社，不久后，《科学》杂志成为国内传播科学思想的前沿阵地。

赵元任对祖国的情感真挚而热烈。1956年，在灌制朗诵唐诗《长恨歌》与《琵琶行》时，一向感情深沉的他“几次试诵，总以情不自禁，泣不成声，不能卒读而告终。”情之深切，令人动容。

对于赵元任来讲，与科学、语言和艺术共度的一生是灿烂的一生。过人生赤诚热烈、做学问博闻强识、启民智坚定笃行，这样的精神记忆将与着悠扬音乐，浓厚书香一起，常伴清华园。